



波德莱尔大冒险

① 倒霉的开场·蛇屋

(美国) 尼·斯尼特著 李光金 乔楠 译
吉林出版社



波德莱尔大遇险

① 倒霉的开场·蛇屋

[美国] 莱蒙尼·斯尼凯特 著 李尧 金乔楠 译

THE BAD BEGINNING
THE REPTILE ROOM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倒霉的开场;蛇屋/(美)斯尼凯特(Snicket,L.)著;李尧,金乔楠译.-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4.4

(波德莱尔大遇险之一)

书名原文:The Bad Beginning; The Reptile Room

ISBN 7-80657-486-7

I. ①倒... ②倒... II. ①斯... ②李... ③金...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8209 号

Copyright © 2002 by Lemony Snicket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 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3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1-09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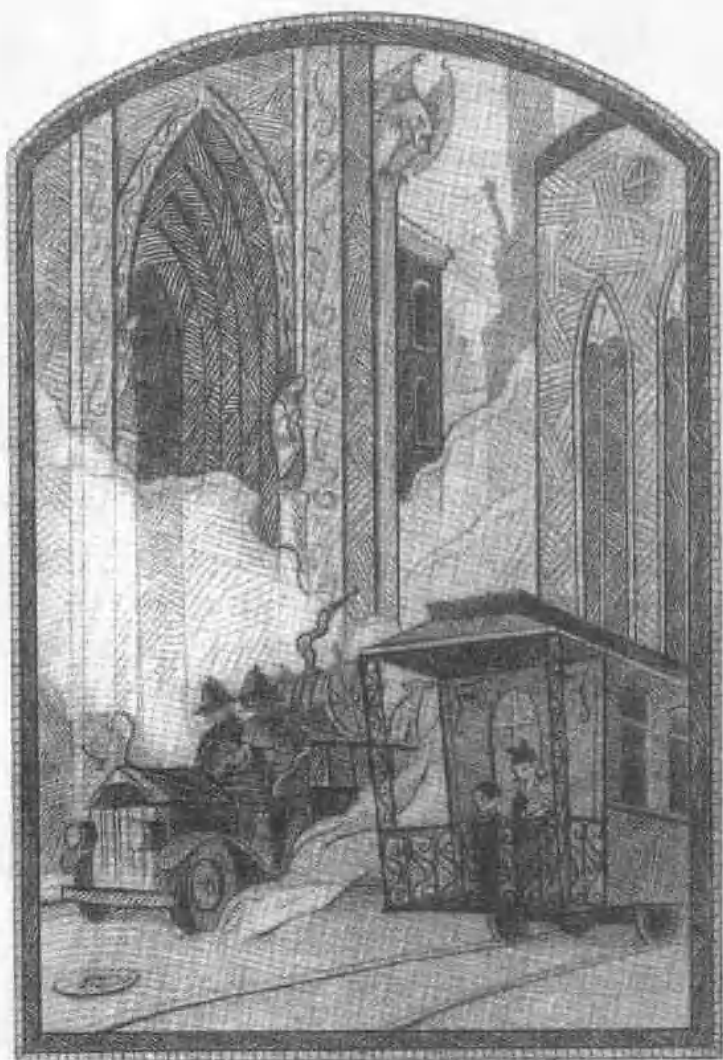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倒霉的开场/蛇屋
作 者 [美国]莱蒙尼·斯尼凯特
插 图 [美国]布莱特·赫尔奎斯特
译 者 李 尧 金乔楠
责任编辑 张 遇
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, 1999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0.5
插 页 2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486-7/I-377
定 价 11.3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

亲爱的，心爱的，已故的

贝雅特丽齐

倒霉的开场



第一章

如果你喜欢结尾皆大欢喜的故事，最好去找别的书读。这本书不但结尾不会让你快活，开头也让你高兴不起来，就连中间儿也没有多少开心的事儿。这是因为，在波德莱尔家三个小家伙的生活里，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多少让人高兴的事情。维奥莉、克劳斯和萨妮·波德莱尔都是聪明的孩子。他们可爱、机灵、眉清目秀，可就是不走运，碰到的都是些让人伤心、失望、痛苦的事情。跟你们说这些，我心里也挺难过，可故事就是这么发展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他们的不幸是从咸海海滩开始的。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和父母一起住在一幢很大的房子里。这幢房子坐落在市中心。至于这座城市嘛，不但繁忙而且很脏。爸爸妈妈有时候允许他们推一辆摇摇晃晃的小车到海滩去玩儿。“摇摇晃晃”这个词儿你们大概都懂，在这儿的意思是：“不稳”，“好像要散架”。他们可以在海滩呆好长好长时间，就像放假，只要不耽误回家吃饭就行。这天早晨，天低云暗，海滩上灰蒙蒙一片，可是波德莱尔家这三个孩子一点儿也不在意。阳光明媚、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咸海海滩挤满了来旅游的人，连一个可以铺毯子的地方都找不到。而在乌云密布、天气灰暗的日子，海滩便成了波德莱尔家的天下，三个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维奥莉·波德莱尔年纪最大。她喜欢扔石片儿打水漂玩。像大多数十四五岁的孩子一样，她不管做什么都用右手，所以，当她在灰蒙蒙的水面上扔石片儿玩的时候，也是右手比左手扔得远。她这样扔石片儿的时候，眼睛望着



的

开



The Bad Beginning

遥远的水平线，心里却想发明个什么东西。了解维奥莉的人都能看出，她正在苦思冥想，因为她用一根发带把长发束在脑后，不让乱发挡住眼睛。维奥莉特别喜欢动脑筋发明些新奇的玩意儿，脑子里装满滑轮呀，杠杆呀，齿轮呀，从来不愿意让头发挡住了眼睛之类的小事儿分散注意力。这天早晨她在想，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灵巧的机器？这个机器可以让扔出去的石片，转个圈儿再返回来。

克劳斯·波德莱尔是老二，也是波德莱尔家惟一的男孩儿。他喜欢在退了潮的海滩上寻找小动物。克劳斯刚过十二岁，戴一副眼镜，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。事实上，他确实非常聪明。波德莱尔家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。图书室里摆满了书架，书架上放着成千上万册图书。这些图书的内容应有尽有。克劳斯才十二岁，当然不可能把波德莱尔家的书都读完，但是，那里面的许多书他都读过，而且从中学到好多知识。他知道怎样区分普通鳄鱼和扬子鳄；知道谁杀了古罗马的恺撒大帝。至于咸海海滩上找到的那些滑溜溜的小动物，他也非常熟悉，现在，他就在研究那些小玩意儿呢。

萨妮·波德莱尔最小，她正在长牙，所以特别爱咬东西。她还是个小宝宝。以她的年龄，小萨妮个子小了点儿——几乎比一只靴子高不了多少。不过，她虽然个子小，四颗门牙的个儿却不小，还挺锋利。萨妮正是牙牙学语的年纪，一天到晚吱吱乱叫，只会说几个类似“瓶子”，“妈妈”，“咬”这样的词儿。所以大多数人都弄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。比方，今天早晨她就在不停地说：“卡克，卡克！”那意思也许是：“看，大雾里走来个奇怪的东西！”

大雾弥漫的咸海海滩上，确实有一个高高的影子向波德莱尔家的孩子们走来。萨妮凝视着那个影子，叫了好一会儿，克劳斯才抬起头。他正全神贯注地研究一只多刺的螃蟹。现在，他也看见那个影子了。他走到维奥莉身边，碰了碰她的胳膊。维奥莉还在想她要发明的那架机器。

“你看。”克劳斯一边说，一边朝大雾中的影子指了指。那个影子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孩子们已经看出像是一个大人，只是脑袋特别长，特别宽。

“你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”维奥莉问道。

“不知道，”克劳斯说，眯细了眼睛继续看那个影子。“不过，不管是什么，都是冲我们来的。”

“是呀，海滩上只有我们三个孩子，”维奥莉说，有点紧张。“不可能是冲别人来的。”她摸了摸左手握着的那块细长、光滑的石头。这块石头，她一直想打水漂玩儿，现在突然想把它扔过去，打那个影子。眼前的情景挺让人害怕。

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”克劳斯说，他仿佛看穿了姐姐的心思，“那是因为大雾的缘故。”

他说的没错儿。等那个影子走到面前时，孩子们都松了一口气。原来那个“影子”根本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而是他们都认识的一个人——坡先生。坡先生是波德莱尔先生和波德莱尔太太的朋友。孩子们在家里举行的宴会上，不止一次见过他。维奥莉、克劳斯和萨妮最喜欢父母的一点就是，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赶孩子们走，而是允许他们和大人一起吃饭、聊天儿，只要吃完饭之后，帮助大人把餐桌收拾干净就行。孩子们记得坡先生，因为他好像总在感冒，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，一边连声道歉，一边跑到隔壁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咳嗽。

坡先生摘下高筒礼帽。正是这顶礼帽，使他的脑袋在大雾里看起来又长又宽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用白手帕捂着嘴巴，大声咳嗽着。维奥莉和克劳斯走过去，和他握了握手。

“您好？”维奥莉说。

“您好？”克劳斯说。

“宁袄！”萨妮说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坡先生说。他看起来非常悲伤。有一会儿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孩子们纳闷：大清早，坡先生跑到威海海滩干什么来了？他应当呆在城里的银行才对呀！他在那儿上班儿。而且看他那身穿戴，也不像是来海滩玩的。



The Bad Beginning

“天气真好。”维奥莉终于说，希望和坡先生聊点儿什么。萨妮吱吱叫着，就像一只愤怒的小鸟。克劳斯把她抱起来，搂在怀里。

“是啊，天气不错，”坡先生心不在焉地说，眺望着空阔的海滩。“孩子们，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消息。”

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看着他。维奥莉摸着左手拿着的那块石头，有点尴尬，心里想，幸亏刚才没把这块石头朝那个影子扔过去。

“你们的父母，”坡先生说，“在一场可怕的大火里遇难了。”

孩子们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他们遇难了，”坡先生说，“大火把你们家那幢房子烧光了。告诉你们这个消息，我非常非常难过，亲爱的。”

维奥莉把目光从坡先生身上移开，直盯着地看着大海。以前，坡先生从来没有管波德莱尔家的孩子叫“亲爱的”。他刚才说的话，维奥莉都听得懂。可是她觉得，他一定是在开玩笑。和她，和弟弟妹妹，开一个可怕的玩笑。

“‘遇难’，”坡先生说，“就是‘死了’。”

“我们知道‘遇难’是什么意思。”克劳斯生气地说。他确实知道“遇难”的意思，但他还是搞不清楚坡先生刚才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他看来，坡先生一定是把话说错了。

“消防车当然来了，”坡先生说，“可惜来得太晚了。整幢房子都被大火吞没，已经烧成一片平地。”

克劳斯想像着图书室里的书在大火中燃烧的情景。他再也读不到那些书了。

坡先生用手帕捂着嘴又咳嗽了几声，才接着说：“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。先在我家住几天，把事情料理停当再说。我是你们父母的遗嘱执行人。这就是说，我将掌管他们留下的财产，安排好你们三个的去向。等维奥莉到了法定年龄，这笔财产就是你们的了。在你们成年之前，由银行代为保管。”

虽然坡先生说自己是“遗嘱执行人”，维奥莉却觉得他简直就是个“死刑



执行人”。他就这样沿着海滩，向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径直走来，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

“跟我走吧。”坡先生说，伸出一只手。为了抓住这只手，维奥莉只好扔掉手里那块石头。克劳斯抓住维奥莉一只手，萨妮抓住克劳斯另外那只手。就这样，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——现在成了三个孤儿——被坡先生从海滩领走了，从他们原先的生活中领走了。



开

场



第二章



让我给你描绘维奥莉、克劳斯和萨妮在随后的日子里多么痛苦。那没有用处。如果你失去过亲人，就知道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儿。如果没有过这种体验，就无法想像那是怎样的痛苦。对于波德莱尔家这三个孩子，这场灾难当然更加可怕，因为他们同时失去了爸爸和妈妈。好几天，他们肝肠寸断，连床也起不来。克劳斯对书的兴趣一点儿也没有了；“发明家”维奥莉头脑里的“齿轮”也不再转动了；萨妮虽然很小，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咬东西的热情也不像过去那样高了。

他们无家可归，一无所有，日子非常艰难。你们肯定知道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一张属于自己的床，能使艰难的处境稍微好忍受一点儿。可是，波德莱尔家三个孤儿的床已经烧成



焦炭。坡先生把他们领到被大火夷为平地的波德莱尔公馆，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。他们看到的情景真可怕。维奥莉的显微镜被火熔化成一块废铁。克劳斯心爱的钢笔烧成了灰。妈妈给萨妮买的那几个出牙时用的嚼环也都熔化了。孩子们看到的只是那幢可爱的大房子留下的“蛛丝马迹”：烧得只剩下一个架子的三角钢琴，爸爸盛白兰地用的那个非常雅致的瓶子，妈妈坐在窗前看书时用的垫子。

他们的家彻底毁了。三个孩子只能暂且住在坡先生家里，别扭劲儿就别提了。坡先生忙着处理波德莱尔家的事情，总也不在家，回来的时候也总是捂着嘴巴咳嗽，难得和他说上几句话。坡太太给三个孤儿买了几件衣服，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而且穿在身上直痒痒。坡家有两个孩子——埃德加和艾伯特。这两个男孩儿特别淘气，喜欢大声嚷嚷。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小房间里。房间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

饭菜淡而无味——煮鸡，煮土豆，焯豆角。你知道“焯”的意思吗？“焯”就是把蔬菜放到开水里略微煮一下。这天吃饭的时候，坡先生宣布，第二天早晨，波德莱尔家兄弟姐妹三人就要离开他家。孩子们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

“太好了，”艾伯特说，嘴里正嚼着一块土豆，“这回我们可以自个儿住了。和他们住在一起简直烦死了。维奥莉和克劳斯没完没了地拖地板，从来不会说一句让人开心的话。”

“小宝宝更招人烦，就爱咬牙。”埃德加说，把一块鸡骨头随手扔到地板上，好像他是动物园里的动物，而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银行职员的孩子。

“让我们去哪儿？”维奥莉非常紧张地问。

坡先生张了张嘴，刚想说什么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。“我做了一些安排，”他终于说，“让一位远方亲戚收养你们。他住在城那头，大家管他叫奥拉夫伯爵。”

维奥莉、克劳斯和萨妮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。一



The Bad Beginning

方面，他们不想和坡先生一家人再住在一起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奥拉夫伯爵，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“你们的父母亲在遗嘱里说，”坡先生说，“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在良好的环境里长大。住在城里，条件总要好一点，而奥拉夫伯爵是你们在城里惟一的亲戚。”

克劳斯一边往肚子里咽豆角，一边在心里想这件事情。“可是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起过奥拉夫伯爵。他到底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坡先生叹了一口气，低头看着萨妮。萨妮正咬着一把叉子，听他们说话。“他嘛，连三亲六故也算不上。要是查家谱，肯定找不到他的名字。可是从地理上讲，他就算你们最近的亲戚了。所以……”

“如果他住在城里，”维奥莉说，“爸爸妈妈为什么从来没有请他到过我们家？”

“也许因为他很忙，”坡先生说，“他的职业是演员，经常跟演出公司一起，到世界各地演出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他是伯爵吗？”

“既是伯爵，又是演员，”坡先生说，“现在，孩子们，倒不是我想让你们赶快吃完这顿饭，问题是你们必须马上收拾行李。我呢，得回银行再处理些事情。和你们的新监护人一样，我也是个大忙人。”

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坡先生，可是他已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，挥了挥手，走了出去。紧接着就传来他捂着嘴巴咳嗽的声音和吱吱呀呀的关门声。

“好了，”坡太太说，“你们三个最好收拾行李去吧。埃德加，艾伯特，帮我收拾桌子。”

波德莱尔家三个孤儿回到卧室，闷闷不乐地整理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。克劳斯十分厌恶地看着坡太太给他买的那几件难看的衬衫，一件一件叠起来，放到小箱子里。维奥莉环顾着这间住了好几天的、臭烘烘的小屋。萨妮四

处乱爬，在埃德加和艾伯特的每一只鞋上都使劲咬了一口，留下一个牙印子，让他们永远记着自己。三个孩子不时相互看一眼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是个谜。上床之后，他们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埃德加和艾伯特鼾声如雷，他们自己却心乱如麻。后来，坡先生敲了敲门，脑袋探了进来。

“孩子们，起床吧，”他说，“该去奥拉夫伯爵那儿了。”

维奥莉看了一眼拥挤的小屋。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但真要离开时，心里还是非常紧张。“一定要现在就走吗？”她问。

坡先生张开嘴，刚要说话，又捂着嘴咳嗽了几声。“是的。我还要去银行上班。快起床，穿衣服，”他嘎吧乱脆地说。“嘎吧乱脆”在这儿的意思是“快”。坡先生希望波德莱尔家三个孩子赶快离开他们家，所以把话说得“嘎巴乱脆”。

波德莱尔家的孩子们离开了那幢房子。坡先生的汽车在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上颠簸着，向奥拉夫伯爵家驶去。经过“萧条路”的时候，马车、摩托车和他们擦肩而过。“幻影喷泉”一闪而过。那是一座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纪念碑，碑前的喷泉有时会喷出清冽的泉水，孩子们在喷泉下快乐地嬉戏。他们还经过一个巨大的土堆，那儿曾经是皇家花园。没过多久，坡先生的汽车就驶进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小巷两边是一幢幢青砖盖的房子。汽车在巷子中间停下。

“到了，”坡先生说。听声音他显然很快活，“这就是你们的新家。”

波德莱尔家的孩子们看见，这是小巷里最漂亮的一幢房子。砖墙刷洗得干干净净。透过敞开着、宽大的窗户，看得见一盆盆侍弄得非常好的花草。门口站着一个年长的女人，一只手抓着亮闪闪的黄铜门把手，另一只手端着一个花盆。她穿得很整齐，面带微笑看着孩子们。

“你们好，”她大声说，“一定是奥拉夫伯爵收养的孩子们吧！”

维奥莉打开车门，走过去握了握那位妇人的手。那只手既结实又温暖。这些日子以来，维奥莉第一次觉得她的生活、弟弟妹妹的生活有了依靠。“是

The Bad Beginning

的。我叫维奥莉·波德莱尔，这是我的弟弟克劳斯，妹妹萨妮。这位是坡先生。自从父母去世，一直是他为我们安排生活。”

“是的。我已经听说那场可怕的大火了，”妇人说，口气就像人们说“你好”那么随便。“我是斯特劳斯法官。”

“这个名字可挺古怪。”克劳斯说。

“这是我的头衔，”她解释说，“不是名字。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。”

“太有趣了，”维奥莉说，“你是奥拉夫伯爵的妻子吗？”

“哦，天哪，不是，”斯特劳斯法官说，“其实，我和他都不太熟。他是我的隔壁邻居。”

孩子们看看斯特劳斯法官那幢整洁、漂亮的房子，再看看旁边那幢破烂不堪的房子。这幢房子的墙壁烟熏火燎，两扇窗户很小，即使阳光明媚也拉着百叶窗。窗户上方有一个高高的、肮脏的塔楼，向左边稍稍倾斜着。前门早就需要重新油漆。门上雕刻着一只眼睛。整个房子都向一边倾斜着，像一颗歪歪扭扭的牙。

“哦！哦！”萨妮说。谁都明白她的意思。她是说：“这地方太可怕了，我可不想在这儿住！”

“哦，认识你很高兴。”维奥莉对斯特劳斯法官说。

“是呀。我也很高兴，”斯特劳斯法官说，指了指手里的花盆。“也许哪天你能来帮我侍弄花园里的花草。”

“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一定非常高兴。”维奥莉说，可心里却非常难过。能在花园里帮助斯特劳斯法官干点儿什么，她当然高兴。但是她不由得想，如果能住在斯特劳斯法官家、而不是奥拉夫伯爵家，一定快活得多。维奥莉想，什么样的人才会把一只眼睛刻在自家的门上呢？

坡先生脱下帽子，朝斯特劳斯法官打了个招呼。斯特劳斯法官向孩子们微笑着，消失在那幢可爱的房子里。

克劳斯向前走了几步，敲了敲奥拉夫伯爵的门。他的指关节正好敲在那

只眼睛正中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吱吱呀呀开了，奥拉夫伯爵站在孩子们面前。

“哈罗，哈罗，哈罗，”奥拉夫伯爵气喘吁吁地轻声说。他个子非常高，非常瘦，灰颜色套装上布满黑色的污渍。他没有刮脸。别人都是两条眉毛，他却只有一条长眉毛。他的眼睛特别特别亮，看起来既像是饿得要命，又像是气得要命。“哈罗，我的孩子们。请进你们的新家。进门前先把脚擦干净，免得把土带到屋里。”

坡先生跟在孩子们身后，走进奥拉夫伯爵家。进屋之后，波德莱尔家的孩子们才发现，奥拉夫伯爵刚才说的话简直太可笑了。因为这间屋子是他们见过的最脏的屋子，从门外带进一点儿土，绝对不会使它变得更脏。房顶上吊着一个光溜溜的灯泡，虽然光线昏暗，孩子们还是看见，屋子里一切的一切都积满了污垢。从墙上挂着的那个狮子头到小木桌上摆的那碗苹果核，都落着厚厚的灰尘。克劳斯朝四周瞥了一眼，差点儿叫了起来。

“这间房子看起来需要修补修补。”坡先生说，在那一片昏暗之中向四周环顾着。

“我知道，我的家太寒酸了，和波德莱尔公馆无法相比，”奥拉夫伯爵说，“不过，如果你能拿出一点钱来，我可以把它装修得更舒服一点儿。”

坡先生惊讶地睁大一双眼睛，开口说话前，先在黑暗中咳嗽了几声。“波德莱尔家的财产，”他很严肃地说，“不能花在这种事情上。事实上，在维奥莉成年之前，谁也无权动用。”

奥拉夫伯爵转过脸，愤怒地看着坡先生，就像一条气急败坏的狗。有一会儿，维奥莉以为他要揍坡先生。可是后来，他咽了一口唾沫——孩子们看见他的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面动了动——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膀。

“那么，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倒无所谓。非常感谢你把他们送来，坡先生。孩子们，我领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房间。”

“再见，维奥莉，克劳斯，萨妮。”坡先生说，从前门走了出去。“希望你们在这儿过得愉快。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就到银行找我。”

